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三十六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上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盡
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

凡二十三年

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慕末永春
辰元北凉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
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
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

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微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
乘勝日夜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
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
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
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
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
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
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
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
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
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
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
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
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
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
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

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還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
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
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
人丘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
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質實上邽縣名

其衆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

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水平涼郡名注見元嘉七

年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奚斤代人京師

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挑戰注見漢王邦三年平原

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

七年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西平郡名注

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

帝五年高涼縣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蒲坂縣

名注見周報

王十二年

書法

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昌後叛魏見殺不書受

魏爵也故畧之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考異立當作嗣考證

當去乞伏二字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質實

范泰順陽人

涼侵秦秦及涼平

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蒙遜所重汝宜歸之至是北涼因

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伏兵質實樂都郡名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文昭王西秦王乞伏熾磐廟號

冬十一月朔日食○涼復攻秦

書法

書復何背約也是年秦及涼平矣故書罪之

已宋元嘉六年已魏神麴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

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

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菹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

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
由知衆事也義康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
中為宋主所親委愈不悅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
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
宋主聽割二千

集覽

乞解州錄弘先為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今求解替西門安于矯

人義康乃悅

性齊美西門復姓也名豹戰國魏文侯時為鄴令安

于名也姓董氏春秋趙簡子才臣也韓子曰西門豹

性急故佩帶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注

常熟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佩弦佩帶皆能矯

正其性而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關羽善待卒伍

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二人任

性偏頗皆

質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江
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不善終

荆湘二州名荆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湘注

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

城劉湛南陽人一統志云衛青平陽人本姓鄭漢武帝時拜為太中大夫屢將兵出鴈門雲中伐匈奴立大功封長平侯西門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問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醜煩大巫入報即投之河中又繼投二人群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董安于戰國趙人簡子使治晉陽民樂其政開羽解人事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震華夏為世虎臣嘗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及死為神張飛涿州人與關羽事漢昭烈帝羽年長飛兄事之嘗領巴西太守拜為右將軍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與羽匹時稱萬人敵卒謚桓侯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弘之弟

丁零降魏質實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漢武帝天漢元年

○三月宋立子劬

為太子○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

宋主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主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

無之
乃止
質實
殷景仁
陳郡人

秦殺其尚書辛進

進嘗從文昭王遊凌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質之母傷其面至是暮末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質

實
凌霄觀未
詳處所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絮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

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
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
食修刑今出兵討罪以修刑也比年以來月行掩昴
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
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
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
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
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
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
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
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
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
待南寇南人間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
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
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
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

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北北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黠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鯀小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集覽諸將瑣瑣易旅瑣瑣斯其所決矣遂發平城取災伊川傳曰瑣瑣鄙猥瑣細貌才質如是乃其所以取災咎上雖有援無能為也

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

十二年太白西方星名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蠕蠕即柔然國也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高車北狄種名注同上十六年統萬城

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九年

五月朔日食○宋以王敬弘為光祿大夫

初宋主以敬弘為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故有是命

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

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

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

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

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
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
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
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
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
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
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
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
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集覽**亡慮亡通作無漢書
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馮奉世傳反虜無慮
三萬人顏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
也或解云猶言多少如是無疑弱水禹貢蔡氏傳曰
柳宗元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
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
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
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

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
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矣北史載云
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
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
乎涿邪山匈奴中地弱水在其東邪以奢反字或作
涂黑山在大漠北今謂之姚家族西南有城名曰慶
州沈括曰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
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黑水西有連
山名曰夜來南山史記大宛傳張騫從月氏至大夏
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括地志云南山即連終南山
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長安
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敕連可汗可汗
音槁寒猶古單于也號曰敕連猶夏言神聖也
亡慮今按亡慮之義猶言不用計慮
正誤
可知其大數也與第六卷無慮同
質實
之南也注

漢南沙漠

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一統志云弱水在陝西行都司之甘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按西域傳弱水在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涿邪山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六年黑山在陝西行都司之肅州衛城北沙漠中望之惟見其山之黑故以名焉南山即終南山注見漢文帝三年

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考異

提要無楊

字

考證

自立當作代之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

○八月魏遣兵

擊高車降之

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

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羶皮為集覽濡源濡奴官反水在質實一統志云濡之價賤集覽遼西郡肥如入海源即肥如河在永平府城東二十里源出部落嶺下流至城西入漆河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五原郡名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鈺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鈺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東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助或立嘗而還嘗

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厯織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質實

崔浩武城人宏之子

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
北地間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書法

日食至星晝見大變也終綱目書日
食星見二是年唐肅宗上元二年

庚宋元嘉七年
午魏神䴥三年

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
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
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
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
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
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
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歛戍
質實虎牢關名注見晉
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帝奕太和四年長
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平元年到彥之彭城人

書法

魏奚斤督諸將伐宋書擊王成年此其書伐
何河南故宋土曲直之辭也故魏取金墉武

牢滑臺皆
繫之宋

魏勅勒叛擊滅之

魏有新徙勒千餘家苦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
生亡歸漢北劉黎安原請徙之河西魏主曰此曹習
俗放散日久如圍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
處自有道不煩徙也黎等固請乃聽之敕勒皆驚曰
圍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集覽敕勒元魏時號高車
叛走黎追討之皆餓而死部其後分散曰薛延
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僕
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
契苾曰白雷別為十五部總號敕勒又號鐵勒拈地
志云鐵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
日方至其國質實河西郡名注見
武帝元狩二年

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
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遣諸將間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成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却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

實害此之謂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遠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

計蕃人雖形若不振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質實

河南河北即黃河之南之北諸郡也黃河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又漢隱帝乾祐三年山州

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漳水注見漢高帝十年琅邪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潁川郡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許昌淮水名注見漢後主炎興三年泗水

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一統志云潁昌漢之縣名

屬東平國隋改為宿城又別置須昌五代唐初改為須城自晉以來皆為郡附郭焉本朝省入東平州故

址在兗州府城西北一百五十二里朱修之義陽人

滑臺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靈昌津注見漢

獻帝建安五年延津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司兗二州名司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郡兗注

見周安

王五年

發明

上書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下書宋到彥之等取河南則是彥之等因魏軍之自退而取

之非以戰勝而得之也
書法若此紀其實爾

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

魏主遣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聿
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聿夫兵敗死者甚衆

質實

治坂縣名
未詳處所

林邑入貢于宋質實

林邑南蠻國名注見
漢後主建興四年

○九月燕王

馮跋殂弟宏殺其太子翼自立考異

按凡例無統之名
稱帝者曰某主某

殂此馮跋稱天王未嘗稱帝據秦王熾
磐涼王蒙遜並書卒此當書卒誤作殂

燕太祖寢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脩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徃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閤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

集覽

閤寺閤以昏暮

閉門隸也寺通作侍字或從門寺伯寺人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廷內掃除黃衣稟食而已記內則曰深宮固門閤實實中山郡名注見周寺守之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

質實

恒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

武九年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統萬城名注見晉

安帝義熙九年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考異

提要無西字據前書秦王下書秦遷則西

字當省去

書法

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者六詳秦初丙寅年未有久於此者也去年地震野草皆

反於是恒陽凡九閱月秦之亡兆也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書法

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

銖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斷新錢專用

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極無如宋者矣

而敝惡之極亦

無如宋者矣

○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

宋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簋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爾今敵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南遁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頡與將集覽委粟津在洛陽北又軍陸侯進攻虎牢拔之有委粟山在洛陽南

質實

東平國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一統志云委粟津在河南府城東北三十五里委粟山下鐘

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洛水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壽陽郡名注見齊

主寶卷永元二年陸俟代人突之子
虎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秦遷保南安

秦王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涼安定
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邦
夏主發兵治之暮末留保南

集覽

平涼今隴西有平安具故地皆入於吐谷渾涼府屬鞏昌路安

定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邦注見漢光武建武八
年治之治平聲理也理治秦王所焚城邑南安注見
漢後主建

正誤

治之今按通鑑本文治之作拒之夏
興六年主發兵拒秦王暮末也綱目刊誤作

質實

一統志云平涼本春秋時朝那故地秦屬北
地郡兩漢因之晉置平涼郡於此劉宋省入

安定郡隋初析置平涼郡治高平縣唐初屬原州元
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後陷於吐蕃中和間

復置宋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治所政和中置平涼軍金元皆為平涼府本朝因之直隸陝西道

十一月魏主襲平涼夏主與戰敗績

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鶻觚原魏兵圍之集覽鶻觚原地理志安定郡鶻觚屬涇州按涇州古質實一統志云鶻觚原在平涼府靈臺縣東北三十里秦蒙恬築長城于此以觚爵莫祭有鶻集觚上後人因以名其原漢唐以來為縣唐省入靈臺縣

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

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

集覽

滑臺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張膽史記張耳

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傳將軍瞋目張膽顏師古曰張膽言勇甚也
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歷山在焉舜耕於此

質實

孫

建代人長孫道生代人嵩之從子垣護之畧陽桓道人一統志云清河有二大清河即濟水之故道自兗州府東北流經濟南府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蒲臺利津等州縣界入海小清河一名樂水即濟之南源源發濟南府城西趵突泉東北經章丘鄒平新城縣界入海濟南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歷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歷下青兗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兗注見周安王五年

發明

彥之身為督將實任北伐之責雖取河南特因魏軍自退非有克捷之功也今北兵既集

正宜力戰以却之乃望風逃遁果何謂耶故綱目於此特書棄軍走以罪之至他日下獄免官則削而不書又以譏宋人不能正償軍之誅也

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軍擊之夏衆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圖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

集覽

隴西隴山名郡在山西故名隴西賜實實秦復七年復音福除也除免七年賦役

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攻宋滑臺○涼遣使入貢于魏

北涼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契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堤防引淝水入集覽芍陂注見漢獻帝建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安十四年淝水地理志汝南郡弋陽國淝水出焉按弋陽今光質實豫州是淝水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淝水出弋陽南垂山固始縣西北五十二里水經云淝水出弋陽南垂山北流注於淮圖經謂之白鷺水

書法

刺史之任自晉以來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舉之職也宋世所任率多子弟與晉世

又大異矣

魏人克平涼復取長安

魏克平涼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獻關中悉入於
魏魏主以將軍王斤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
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堪命
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
質實長安縣名注見
漢惠帝五年漢川郡名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

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
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
還委棄盡盡府藏
集覽高平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
武庫為之空虛
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徐
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改宜陽曰河
雍改向曰高平向在河內郡軹縣西
質實高平郡
漢光武建武六年武
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辛宋元嘉八年魏神麋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
未年北京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春正

月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

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春
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
魏濟州刺史 集覽 清水本滄州地宋以河清七晝夜
悉煩庫結 因改清水今清州是屬河間府壽

張地理志東郡壽良縣是應劭曰漢光武叔父名良
故改曰壽張今屬東平府高梁按齊世家桓公討晉
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 質實 清水郡名
平陽縣西南顏師古曰平陽在東郡 注見漢光

武建武六年壽張縣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安
平郡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一統志云高梁後魏

之縣名屬龍門郡後周移縣治玉璧縣北齊置勳州
隋屬絳州遷治於汾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

屬河中府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

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常伐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觀出降送于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傾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

集覽 出連輔政後魏官氏志夏主竟殺暮末夷其族

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輿觀注見漢

宵連曰是連曰費連曰

秦連曰赫連輔政名也

後主炎興元年廣寧郡名注
見周赧王四十二年修武

二月魏克滑臺

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
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
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
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
質實滑臺縣名注見晉
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
濟上濟水之上注見周安
王十五年王慧龍太原人

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

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
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劉黎言於魏主

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

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怵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集覽坐徵繫尚方坐罪而徵質實東陽郡名注見晉哀帝召之繫於尚方徒作質實興寧三年平昌郡名注

見晉安帝元興三年下邳
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
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
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
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
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
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
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
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
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
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
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集覽

中害中竹仲反質
陰害之曰中

實

秦陽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書法

自書裴潛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蕤漢後主延熙三年書太守不知其幾矣未有以政

績書者至是然後魏書王慧龍宋書孔靈符由是至隋改郡為州無聞焉甚矣賢守之不多見也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瑱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集覽

慕瑱吐谷渾王之質實

吐谷渾西

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閏月柔然請平于魏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魏遣使如宋求昏

魏主遣周紹聘于宋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

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
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
使綜對集覽白微湛白於天子而徵召質實江夏郡
前焚之劉湛謬會猶言適會其意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張邵吳縣人裕之弟謝述陽夏人

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谷渾奉表于魏○九月
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
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

魏主欲選使者詣北涼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
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群卿百官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如
質實 出入警蹕注見
漢初諸侯王故事
漢文帝三年

魏徵世胄遺逸

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
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
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如此
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叙
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至者
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崔浩每與玄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
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
質實 范陽郡名注見
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漢帝玄更始二
年涿郡博陵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趙
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河間郡名注見漢帝玄更

始二年渤海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八年南皮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子真盧玄表字

書法

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未有不書其人者此則曷為不書不勝書也

於是徵盧玄等凡數百人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

產後百日乃決闕左集覽以平之平和也連連按史懸登聞鼓以達寃人記秦始皇本紀以罪禍連

連注索隱曰逮及質實魏昭成帝什翼犍廟號登聞也謂連及俱被捕鼓注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壬宋元嘉九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申魏延和元年

為太子

書法

保母竇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然則前尊為保太后則斥書主此則曷為不書貶於

其事端足矣癸巳年魏主濬尊常氏為皇太后不書主義同

○三月宋以王宏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質

實尋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人

殺之

魏既殺赫連定因進吐谷渾王慕瓚官爵慕瓚上表
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
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
為慕瓚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
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
瓚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
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
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
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

夏五月宋太保王宏卒

宏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質實

王宏琅邪臨沂人

宋遣使如魏○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質實

揚州刺史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

射劉湛為領軍將軍質實

劉湛南陽人

○吐谷渾告捷于宋

○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飲興利傷政害民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

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道濟欲以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眾向廣漢參軍程展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賊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十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謂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出戰

集覽

僑舊僑寄居民舊土著民

質實

益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成都一統志

云巴興晉之縣名屬新都郡西魏改為長江縣隋唐屬遂州元併入蓬溪縣故址在潼川州北三十里陰

平郡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陽泉山未詳處所廣漢郡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涪城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涪陵郡名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江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遂寧古地名秦屬蜀郡漢初屬廣漢郡後分置廣漢縣又置德陽縣東晉時蜀於德陽縣界置遂寧郡齊以為東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又改遂寧郡曰石山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遂寧郡治方義縣唐初為遂州後改為遂寧郡復為遂州置武信軍宋陞為遂寧府元改府為州本朝初因之後改為縣屬潼川州

魏主攻燕圖和龍

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圖塹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九月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

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女於魏
乞為附庸燕主曰負豈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
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圖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
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
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不從乃止既
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
歸求救修之汎海至東萊

集覽

攻禿郡胡固郡帶方
郡建德郡冀陽郡附

庸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負

質實

石城郡名注見周
赧王三十四年李

豈猶言負罪也豈與繫通

崇頊丘人和龍城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一統志
云營丘古地名漢為陽樂縣地慕容皝為集寧縣地
置營丘郡遼為隰州海平軍治海濱縣金屬瑞州元
廢之本朝於此置山海東關通運所故址在遼東廣
寧前屯衛西八十里成周郡名未詳處所遼東郡名
注見秦王政三年樂浪郡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三年

玄菟郡名注同上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毛
修之榮陽人東萊郡名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建康
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

冬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

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
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
母弟朗邀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譖吾兄弟死
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詭崇使降魏崇從之使邀
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集覽**肥如地理志遼西**質實**
之使其將封羽圖遼西有肥如縣屬幽州
長樂縣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元年肥如縣名注見漢
武帝元朔三年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

裴方明擊程道養營破之賊楊孟子屯城南參軍梁
儁之說諭邀見道濟板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
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
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
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衆還廣漢趙廣
還洛城道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
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
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
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
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
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
已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
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給

集覽

板為主簿

板木簡也晉法召王公以一尺奏王公以下用一尺
板夜縋而上上升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縋

而出注絕丈偽質實

裴方明河東解人一統志云晉反縣城而下也

晉因之李雄據蜀置漢原郡晉穆帝時改晉原郡南齊改為晉康郡西魏省郡入隸為郡隋初復置晉原縣屬益州唐初改置蜀天寶初改為唐安郡乾元初復改為蜀宋初因之紹興中陞為崇慶府元初改為崇慶州以江原縣省入本朝又省

晉原郡永康縣入焉屬成都府

魏遣太常李順如涼

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爾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

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興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畧見之皆庸才也如聞燉煌太守牧捷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畧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蒙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主

集覽

箕坐注見漢高

帝七年箕踞隱几隱去聲凭也依也几案屬周禮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廣各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

謂長三尺無兩端赤中央黑漆之義鄭玄云几者所以安身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動起之狀禮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禮貌大臣也又漢書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顏師古曰為之竦動也九合諸侯周室衰微唯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索隱曰左傳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楚辭天問篇齊桓九合卒然身殺晦庵辯證曰九本糾字借作九爾左傳展禽搞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辯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賜胙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命無拜管

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偃蹇偃息蹇蹇也偃蹇猶言驕傲不復年謂不再有一年之壽也嘗無識墨姓也名無正誤無動起之狀今按此謂涼王蒙遜不起拜受詔故李順責之集覽乃引天子起動之

事為證其質實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貽厥孫謀注見唐昭宗乾寧四年敦煌郡名注

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平四年又按一統志云外夷賽瑪爾堪其地不知古

何國或云漢屬賓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為諸國勝元駙馬特穆爾至其國東有

養夷城實喇哈雅塞監城塔什罕西有克實克都哩木諸城皆隸焉本朝初特穆爾遣回回摩哩哈必蘇

等貢駝馬永樂間其孫鄂勒博達使貢馬正統間又貢馬及玉石其國東抵伊犁巴爾西連哈里東至肅

州九
千里

癸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春正月魏以樂安王範
西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為長安鎮都大將

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
謙恭寬惠職務敦大體黎嚴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
薄賦關樂安國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長安
中遂安實實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關中注見唐玄

宗開元十
一年京兆

二月魏以馮崇為遼西王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魏

以陸侯為散騎常侍

初侯嘗為懷荒鎮大將末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
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

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為質實高車北狄種名注見晉散騎常侍

質實

高車北狄種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宋荊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考異

擊當作討

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詐為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方明出擊賊大破之賊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入救成都趙廣等自廣漢至郫連營百數籍之與

方明等合攻克之進擊廣漢廣
質實廣漢郡名注見
等走還涪義慶道規之子也漢成帝鴻嘉三

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臨川郡名注
見晉安帝隆安二年巴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九年成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郫縣名注見
晉惠帝太安元年涪縣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考異

立當作嗣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
好學和雅有度量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
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
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
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河西王牧犍尊
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河
西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五月林邑遣使入貢于宋質實

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

○

宋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考異

擊當作討

○魏人攻燕

○秋九月宋以甄法宗為益州刺史

法宗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

集覽

鄆山在廣漢郡鄆縣屬益州鄆音妻

道養逃入鄆山時出為寇

或音千

質實

益州刺史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成都一統志云甄法宗中山人鄆山在潼川

私反

州西南三

十五里

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

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徙中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

法護棄城奔洋川難

集覽

自徒中起蕭思話先為青
州刺史前年因棄城走坐

當遂有漢中之地
繫尚方徒作今就徒中徵起而用之洋川今洋州是
在興元路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漢中郡西鄉縣
又東北流入漢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質實洋川郡
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誕生之休祥名注見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鄉甄法護中山人法崇之弟
梁秦二州名梁注見周報王四年漢中秦注見漢光
武建武元年天水漢中
郡君注見周報王四年

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
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
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
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
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
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
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集覽 韓亡子房

奮張良字子房韓人也秦滅韓良欲報仇乃佐漢滅
秦秦帝魯連耻魯仲連齊人也聞魏使新垣衍勸趙
尊秦為帝連於是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質
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

實 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韓亡子房奮事
在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帝魯連恥事在周赧王五

十七年一統志云三江口在蘇州府崑山縣西南九
里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
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
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
蠡乘舟出三江口即此處廣州注見秦始皇

皇三十三年南海棄市注同上三十四年

書法

靈運之罪薄昭之比也書誅宜矣

發明

靈運謝玄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似不為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

與子房異矣興兵逃逸其志將何為哉書曰宋謝靈運則靈運固宋之臣也曰有罪曰誅靈運雖欲

自文其悖
尚可得乎

甲宋元嘉十一年
戊魏延和三年

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

之考異

討當
作擊

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據礮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將

軍裝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屢破之

質實

襄陽郡名注見齊和

帝中興元年襄州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也礮頭未詳處所或疑即礮礮山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一統志云黃金山即黃金谷在漢中府洋縣東八十五里本漢之黃金戍張魯築城於此西魏始置縣宋乾德中併入真符縣鐵城戍在漢中府黃金廢縣西北八十里城在山上極險峻故名宋元嘉中氏王楊難當遣薛健據黃金戍為蕭承之所拔蕭坦又攻鐵城戍拔之即此臨川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陰平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

魏及柔然和親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質實柔然北狄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提逆之質實國名注見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潁川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西海縣名注見晉武帝建武元年

宋復取漢中

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圖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走據大桃閭月承之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徙鎮南鄭甄法護坐賜死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

集覽短兵接句絕楚辭九歌國殤篇車錯轂兮短兵接晦庵集註云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刀矢圖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犀甲犀堅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操吳戈兮被犀甲晦庵集註云犀甲以犀皮為鎧也禮考工記曰犀甲壽百

年

正誤

犀甲今按以犀皮為甲是

質實

大桃疑是地名未詳處所一統志云葭萌水源出保

寧府廣元縣前通平鎮歷舊恩陽縣至巴縣與巴江合流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燕王弘稱藩于魏

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質實掖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涼遣使奉表于宋○六月魏人伐燕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

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質之，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質

實

永昌郡名。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書法

魏加燕書，攻恒辭也。此其書伐何燕魏藩矣。綱目一字之權衡如此哉。

秋魏主擊山胡克之

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於白集覽。它湯何反。陽平王名正誤。內入行長龍屠其城。集覽。內入行長官名也。正誤。今按行音。

杭長上聲如後世
質實陽平郡名注見晉
孝武帝太元九年

入內都知之類

乙宋元嘉十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燕王弘稱藩于宋

亥魏太延元年

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
質實建康郡名
注見漢獻

奉貢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質實

建康郡名

帝興平

二年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
年若七年涼王牧捷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號之
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
若盤於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捷不
悅
集覽
號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三十二年神降
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

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為晉所滅也杜預曰虢周封虢仲之地莘疏臻反虢地名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正義曰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國即晉獻公所滅者也洛州汜水縣乃古東質虢叔之國括地志云馮翊郡郃陽縣南有古莘國實

實

虢國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一統志云莘古地名周為虢國地漢因虛敖得僊始置虛氏縣屬

弘農郡晉屬上洛郡後魏置洛安郡西魏改為義川郡隋初改為虢州皆治虛氏縣唐初徙州治弘農郡

五代及宋金俱屬虢州元屬嵩

州本朝改屬陝州隸河南府

書法

書神何著涼亡之徵也終綱目書神二詳唐玄宗天寶四載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質實

殷景仁陳

郡人

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

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勲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質實宜都郡名注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見晉孝武帝

太元十一年奕世注
見唐高宗開耀元年

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集覽通茲注見漢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光武建武二

十二年疏勒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同上元狩元年悅般西域國在烏孫西北去平城萬餘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翦髮齊眉以餽餽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般薄官反又博干反按釋典般音鉢揭槃陀西域國在蔥嶺之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按揭字史作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馬耆音烟支西域國名車師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粟特古奄蔡國也一名溫般沙居大澤中質實龜茲西域國名按一統志伊瑪巴在康居西北爾地居沙漠間不知古何國疑即馬耆或龜茲地也北魏書云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元時地名巴實伯里憲宗分建諸王哈丹于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為宣慰使後置元帥府以領屯田本朝洪武初國王哈迪爾和卓遣使貢馬永樂初國王實默察罕遣使貢玉璞等物後遣使至其國頭目

蘇克克呼摩哩來朝言其王尼格沙扎海為從弟布
斯弒之而自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伊塔巴爾正統初
國王額森布哈遣使貢玉璞馳馬天順以來入貢不
絕焉者西域國名注同上車師西域國名注見齊明
帝建武四年火州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神爵二年
又按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
域本朝宣德中國王遣其
臣沙獻等來朝并貢方物

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質實

高麗國名注見漢
武帝元封二年

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
簿沈亮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質實

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徐豫二州名
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豫注見周赧王

三十七年陳南兖州名注
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秋七月魏伐燕

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魏人
數伐燕燕日危蹙揚崕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
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崕
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
親恐終為變燕王不聽集覽和龍注見晉帝奕太
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和四年崕眉中反質

實

一統志云樂平古地名本漢沾縣地屬上黨郡晉
析置樂平郡治樂平縣北魏因之隋郡廢以縣屬

遼州大業初改屬太原郡唐初置遼州於樂平後徙
州治遼山宋初陞為平晉軍尋廢復為樂平縣屬平
定軍金初陞軍為臯州尋廢以縣屬平定州
元仍其舊本朝因之屬平定州隸太原府

宋禁檀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綠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質實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禁檀者爾何以書予知節也終綱目書禁檀立寺三是年戊午年東魏已亥年石晉

丙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子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

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

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

集覽

稍間論語病間注云少

死吳子輦不足復憚

差曰間間如字讀差初

賣反記文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常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故

質實

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祖道祭名注見漢武帝征和三年吳子輦應劭曰魏

人指宋人曰吳子輦

發明 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采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為重鄰敵所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際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死非其罪故書國書殺而不去其官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衆數萬隨陽伊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

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
一旬不滅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
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
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
魏主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
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
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集覽見戶見音現優復
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優寬饒也復方目
反謂不質實白狼城未詳處所方軌注見周顯王三
十六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秦
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
年天水隴注同上建武六年开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至是魏主遣樂
平王丕討之先遣齋詔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諸將

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後必為亂大眾遠出不有所掠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
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
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
縣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元年天水

冬魏置野馬苑

魏主如柁陽驅野
馬於雲中置苑

集覽

柁陽漢地志五原郡有柁陽
縣括地志云柁陽屬勝州舊

縣在銀州銀城縣界輿地記云柁陽城在今豐州
實憲出雞鹿塞鄧陽出柁陽遂至燕然山此是

實

實

一統志云柁陽塞名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
里古豐州漢有柁陽縣屬五原郡漢書實憲出雞

鹿塞鄧陽出柁陽塞遂至燕然山即
此處是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集覽渾儀注見梁孝質實長安縣名注與天相應元帝承聖三年質實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渾儀必書重象器也是故宋鑄渾儀則書是年唐造渾天儀則書太宗貞觀七年造黃道

遊儀則書玄宗開元九年水運渾天成則書開元十三年書渾儀始此終綱目書渾儀四書儀一唐

高宗嗣

聖三年

柔然絕魏和親寇其邊考異

寇當作侵或作攻

考證

寇當作入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丁宋元嘉十四年

丑魏太延三年

春三月魏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

軍鎮和龍質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和龍城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龍城

○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書法

於是詔吏民得告守令爾直書詔吏民告守令罪何病魏也是詔一行難乎為上笑

發明

守令師帥之官而使吏民告其罪可乎若曰患其貪冒則擇清介循良者用之足矣何至

國家設守令以牧百姓其貪墨不法者固為可恨若魏詔吏民告守令則非矣小民得以犯上則名分蕩然紀綱不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懲貪自有國法何

使下人持其上哉據
事直書失自見矣

西域朝貢于魏

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
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皆
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
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人貢
凡十六國自是**集覽**破洛那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
每歲朝貢不絕者舌西域國名古康居國也在
破洛那西北遣導譯注
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犍牧犍遣宋繇
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

貴妻從夫爵收捷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
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收捷娶涼武
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
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
矣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收捷奉詔亦遣
使如宋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皆與之李順自河
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
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對曰臣疇
昔所言今雖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
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漢光武建武十年涼武昭王西涼公李暉卒諡
曰武昭王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戊宋元嘉十五年
寅魏太延四年

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

王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
元年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三月魏

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書法

廢佛教之漸也後六年而有私養沙門之禁矣終綱目書沙汰僧尼三是年唐高祖武德

九年玄宗
開元二年

○高麗殺故燕王

初燕王宏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宏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宏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宏怨高麗遣使求迎於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宏并其子孫十餘人集覽龍城王馮君燕王故號龍城王龍城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和龍野次左傳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實

遼東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魏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時漠北大旱無
水草人馬多死

冬十一月朔日食○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
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
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
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
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構侍
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公

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晷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集覽

廬山

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又在江州德化縣南周武王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此山中後仙去廬在故名廬山白樂天草堂記康廬奇秀甲天下雞籠山寰宇記云在建康城西北九里宋文帝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於真武湖此山臨湖上率更令東宮官名猶秦之中更左更也率更寺有令丞又有太子率更率所類反更工衙反顏師古曰掌司漏刻故曰率更也見漢雋巾襦巾首服也襦古侯反單衣也按

單衣即中單也實錄云質實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元鼎五年雷次宗南昌

人一統志云廬山在南康府城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其山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周五百餘里實南方巨鎮也道書為第八洞天山有陵霄獅子諸峯雲覆之其狀尤顯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雞籠山在應天府城西北七里即雞鳴山也東連覆舟劉宋名龍山以黑龍常見玄武湖故名宋雷次宗開館於此齊竟陵王子良移居山下集四學之士抄五經百家之書本朝於此建十廟何尚之潛人何承天南海郊人

書法

書立四學何譏也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又有史學文學之分同已非矣玄何為者而可與

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靈帝鴻都門學劉表學校與宋四學為譏辭

已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
卯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斤之老父
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
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
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
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
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集覽 衡陽宋衡陽
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陽今衡州有衡陽縣在湖南被
苦而耕被音披苦詩廉反說文蓋也白茅也蓋音蓋
左傳乃祖吾離被苦蓋杜預曰蓋苦之别名爾
雅白蓋曰苦言無穗裘可衣所被服者苦蓋
質實

一統志云衡陽古地名秦屬長沙郡漢為湘東衡陽
二郡晉初隸湘州後隸荊州劉宋為湘東國南齊改

國為郡尋復為國梁分湘廣二州置衡州陳增置東
衡州以衡州為西衡州隋初省衡陽湘東二郡置衡
州大業初改衡山郡唐初復為衡州隸江南西道天
寶初改衡陽郡至德初復為衡州後置湖南觀察使
治此宋隸荆湖南路元置衡州路又置湖南宣慰使
司本朝改為衡州府屬湖廣道監于遊畋周書無逸
篇文詳見書傳

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賢

武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二十四年上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

姑臧潰涼王牧犍降

北涼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
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

魏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捷左右有告魏使者曰
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
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魏
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亦言牧捷雖外
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捷
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
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
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
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
皆曰牧捷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之罪惡未彰宜加
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
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
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
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
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
白魏主魏主亦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

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
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
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
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
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
歛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
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
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
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既出將軍伊戾言
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
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
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
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
首上策也大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
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魏主

問以方畧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捷求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臧遣使喻牧捷出降牧捷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圖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臧城潰牧捷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罷源賀分徇諸部蕃人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馘弓馬之士而所見乃

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集覽 伊馥 姓名

馥音蒲撥反。委贄，贄與摯通。記曲禮篇：童子委摯而退。注：摯之言至也。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

又執贄。注：見晉**質實**。乘傳注：見漢景帝三年涼州注。惠帝元康九年，**質實**見唐中宗景龍二年弘農郡名。

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武宣王北涼王沮渠蒙遜之諡。姑臧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一統志云。

天梯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城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如梯，故名。伊馥，代人。面縛。注：見漢順帝漢安元年。

輿櫬。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前上郡。注：見秦王政三年。源賀，西平人。河西王秃髮儁檀之子張掖郡名。注：見。

晉安帝隆安元年。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樂都郡名。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書法

秦加涼書攻此其書伐何涼
受魏爵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柔然寇魏不克考異

寇當作侵或作攻

考證

寇當作入○謹按凡例曰中國無主

則外蕃但云入遼或云入塞或云入某郡殺掠吏民後倣此

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敵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而柔然敕連可汗果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拒於北鎮自率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顏山會嵇敬擊破乞列歸於陰山北擒之及將集覽吳提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

可汗質實

河上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北鎮地名未詳處所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南山注

見漢文帝三年吐顏山未詳處所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

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
質實樂平郡名注見元嘉十二年

魏張掖王禿髮保周據郡叛○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質實羽林軍名

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書法

太子冠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劭元惡也其生其立其冠綱目皆謹書之終綱目書太子冠

二是年唐太宗貞觀五年

發明

勅生勅立勅冠皆書于冊異於他國蓋謹之也况東宮置兵與羽林等亦皆亂之本豈得

不志之乎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閼駟張湛劉昶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

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
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
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
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
風始集覽涼州自張氏以來晉惠時張軌據有涼州
振張玄靚張天錫凡九王國號涼至孝武時秦王苻堅
滅之以梁熙為刺史後呂光殺熙而代之呂紹呂纂
呂隆凡四主安帝時後秦王姚興徵恠為散騎常侍
以王尚代之秦復以南涼王禿髮傉檀代之為西秦
王熾磐所滅後北涼王沮渠蒙遜稱藩故命質實安
為涼州刺史蒙遜卒子牧犍立至是魏滅之質實定
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剋足猶言舉足也河內
郡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常爽魏溫人溫水未詳
所處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
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
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
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索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
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
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
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
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
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
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
非十月也衆乃嘆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
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
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集覽
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康曰日月薄蝕孟

光曰薄京房易傳日月赤黃為薄帝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缺為蝕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東井經星在秦分天官書注元命苞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星從而聚也劉貢夫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令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質實高允渤海舊人星得從歲也游雅廣平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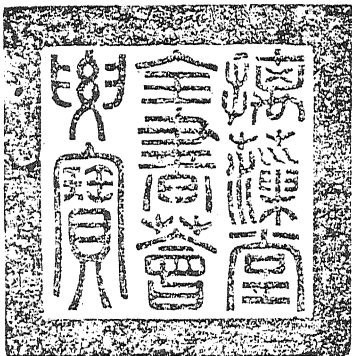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上

謹案第二十八頁後四行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
罕今改 五行特穆爾舊作帖木兒今改後倣
此 六行實喇哈雅舊作沙鹿海牙又塔什罕
舊作達失干又克實克都哩木舊作渴石迭里
迷又摩哩哈必蘇舊作滿刺哈非思今並改
七行鄂勒博舊作兀魯伯又伊埒巴爾舊作亦
力把力又哈里舊作哈烈今並改後倣此 三
十六頁後七行巴實伯里舊作別失八里又哈

丹舊作合丹令並改 八行哈迪爾舊作黑的
兒又和卓舊作火者又實默察罕舊作沙迷查
干令並改 三十七頁前一行蘇克舊作速哥
又克呼摩哩舊作克刺滿刺又尼格沙扎海舊
作納黑失只罕又布斯舊作丕思令並改 二行
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三十七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下

庚宋元嘉十七年魏
辰太平真君元年

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考異

寇當作侵

考證

寇當作入

寇改

涼

之亡也牧捷之弟無諱出

質實

敦煌郡名注見漢
武帝元朔三年酒

奔敦煌至是寇酒泉拔之

泉郡名注

同上年

書法

蒙遜之滅西涼也歆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
郡綱目書曰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譏辭

也無諱亦牧捷弟也涼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
而拔之則曷為書魏酒泉且斥以寇沮渠再世魏

御批

爵既被伐而降矣涼之故土皆魏土也於是出而竊地非寇何哉綱目之予奪也審矣其辨名分也嚴矣故前年於分注書涼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改元永建次年分注始書西涼亡今年書寇至受宋爵王河西則綱目以爵卒之無貶焉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魏大赦改元考證

赦下當書境內

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

書法

改元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譏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譏之是

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章帝章和元年魏惑謙之之誕而改元真君則書改元是

年隋信表充之誣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文帝仁壽元年皆譏之也

秋七月魏討禿髮保周殺之沮渠無諱降考異

據上書保周叛

則此殺字當作誅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

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

濬為揚州刺史

宗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宗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

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僅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
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
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
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詣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
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
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
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
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
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
諂有寵宋主嘗疾罵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
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
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
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
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
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

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
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
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
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左右
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
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
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
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聘不復以
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
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
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
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州伐荻有
衲布衫襖藏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

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近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奉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嘆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苦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

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繫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謹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寡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鉞鉞缺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范

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集覽

以錄命斷之直用錄尚書

之命決斷之不復奏聞也無施猶言無能為之人劉

班劉湛小字班獸故曰劉班顧命詔書顧命篇注臨

終之命曰顧命馬氏云王將崩顧念太子命大臣輔

相之也蔡氏集傳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首顧而

發命也索晉立康帝舊事索取也晉成帝崩庾冰以

帝二子皆在襁褓恐易世後親屬愈疏請以母弟琅

邪王岳立之是為康帝令孔晷秀索此故事意欲立

義康也窮毒我令窮苦而遭毒害也列子楊朱篇此

天人窮毒者也資奉資給奉祿也奉讀曰俸車子彭

城王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墓也貪人敗類詩桑

柔篇文注貪人貪惡之人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敗

伯邁反文公集傳曰敗類猶云圯族也亟行亟去吏

反頻質實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江州注見漢武帝

數也質實元鼎五年吳興郡名注見明帝泰始二年

沈慶之武康人徐湛之東海郟人羨之從孫也新洲未詳處所江湛陳留考城人夷之子下渚杜預曰小淵曰者又水名按一統志應天府西南三十里有投書者乃晉殷羨為豫章守赴郡人多附書行至此以書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致書郵或疑即此未知是否臧皇后東莞莒人燾之妹武帝之后蔣山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鍾山初寧陵注見武帝永初三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范曄南陽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吳興人鈇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發明

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

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此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彼小人但

知推崇勢要以為己利不知權位已極終將何之
宜乎不免顛沛之禍也然則綱目於義康何以無
貶曰上書劉湛有罪誅湛推奉義康者也湛既有
罪則累及義康矣何得謂之無貶曰若是則義康
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
既露則闔門遁迹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刺
江州督交廣粵享
王爵尚可為乎噫

辛宋元嘉十八年魏
己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

江交廣州軍事考異

為字
羨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將
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
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
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

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此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集覽

誰易由言易輕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輕

易於上言也詩小弁篇君子無易由言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質實

新興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魏人

伐酒泉克之

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謀西渡流沙

質實

流沙河名注見漢元帝初

元三年又按一統志黎州安撫司有漢水源出飛越山流經城南二十里東入岷江一名流沙河

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考異

寇當作攻討當作擊

考證

寇當作

作入討
當作擊

難當傾國寇宋邊謀據蜀土遣其將苻冲出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真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

質實

漢川郡名注見周報王四年漢中東洛疑

地名未詳處所葭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涪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宋晉寧郡反討平之質實

一統志云晉寧古地名漢為滇池縣地晉隆安初置寧州

宋改晉寧郡齊梁因之唐武德初置昆州及晉寧縣後
蒙氏段氏皆為陽城堡部元初立陽城堡萬戶府至元
中復為晉寧州焉本
朝因之改屬雲南府

壬宋元嘉十九年魏
午太平真君三年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錄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
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
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錄謙之又奏作靜
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
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
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
益之事將安
用之不聽

書法

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詣尊師也此道壇也
亦書詣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

辭書受錄始此終綱目人主書受錄者有三
是年唐會昌元年武宗會昌六年宣宗

發明

綱目書漢肅宗至魯詣孔子宅者變文起義
不徇流俗以示尊師重道也書魏主詣道壇

受符錄者因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崇尚異端也
且夫符錄之事前所未聞而始見於此魏主虔恭
受之自宜神物後先而乃其身不保然則
果何益哉後之欲尊奉道錄者可以觀矣

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

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
沙溺死者大半鄯善王比龍將其衆奔且末李寶自
伊吾帥衆二千人據敦煌結修城府安集故民而奉
表於魏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關爽據高昌唐契
為柔然所迫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死弟和收
餘衆奔車師前部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集覽

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為號在鄯善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且子餘反伊吾注見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都交河城在鄯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

名高

質實

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朝三年高昌西

唐中宗景龍二年柔然北狄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涼州注見

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考異

討字當考

證

討當作擊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宏祖守蘭臯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

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
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

獄集覽

武興今沔州古武興郡也本漢沮縣地西魏
置興州宋改沔州在隴西下辯注見漢獻帝

建安二十二年白水駟按如淳曰白水地名晉灼曰

今廣魏縣也索隱曰白水水名出武都經隴西縣

東南按武都今階州是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

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離騷經曰朝吾將濟於白

水晦庵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皋城

名今鞏昌路蘭州是在隴西離騷經曰步余馬於蘭

皋注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名蘭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

年一統志云武興晉之縣名屬武都郡宋初因之後

省焉故址在漢中府畧陽縣南白水縣名未詳處所

書法

書討而救
罪救者也

秋七月晦日食○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

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為河西王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脩孔子廟

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

蠲

質實

魯郡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孔子廟

注見周太祖

廣順二年

書法

自晉書李遼請脩孔子廟不報至是又五十年矣始書宋脩嘉之也亦傷之也終綱目書

孔子廟三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

魏以李寶為敦煌公○宋雍州蠻反

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質寶

雍州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沔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沔水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集

覽

保庇沮渠氏先李順使涼受涼王
金言涼無水草不可伐故云保庇

癸宋元嘉二十年魏
未太平真君四年

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

魏軍進至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
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強姓也音
其兩反

集覽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
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至言石廟具在
魏主遣使致祭刻祀文於質實
平城縣名注見
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漢高帝七年

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

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殺之其屬苻達任耻遂舉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蘆城渡赤河經岐山城武都陰平氏多歸之

集覽

葭蘆城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也

質實

河間郡名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一統志云維谷未詳處所唯鞏昌府成縣西八十里有維谷

水雒一作駱唐太和初詔於駱谷築城廢上祿縣治於此未知是否白崖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六十里

山有白石崖故名葭蘆城未詳處所惟延安府葭州西五里有葭蘆河岸多蘆葦故名宋元豐中於此立寨未知是否智者詳之陰平郡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絮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

為脩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質實

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

年鹿渾谷未詳處所

劉絜長樂信都人

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

宋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

質實

濁水戍按一統志濁

水在鞏昌府西和縣境從長道縣界穿大潭舊鎮合清水入階州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皆勤勞日久應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平城縣名注見漢

高帝七年百揆注見
晉安帝元興元年

甲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考異下
申魏太平真君五年

書境
魏太子晃總百揆考證魏上當以國隔
內魏太子晃總百揆考證太子漏以字

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
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
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
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
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
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
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入
謂曰吾聞築社之役塞蹙而築之端晃而事之神降
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
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

者借人牛而為之芸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

集覽

公車注見漢文帝三年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

政三年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質實

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年永平八年巫覡注見五代漢隱帝乾祐三年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

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

集覽

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

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災至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

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子夏傳云亢極也廣雅云尚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又附

錄曰

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

質

實

圖識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
秦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

卒弟安周代立考異

代立二字當作嗣

考證

當去沮渠二字

○魏罷舊

俗所祀胡神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下

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
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
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
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
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
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
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
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
才也後太武帝怒罵曰尖頭奴以弼頭尖或命之曰
筆頭時人質實
呼為筆公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書法

書魏畋何美從諫也綱目書田三惟魏太武
非譏辭書獵十三惟唐太宗非譏辭詳周顯

王十
四年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

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譏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堅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

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襍
祿迭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

也

集覽

師護在西師護衡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
州刺史故云在西通懷期物通懷開心見誠

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質實
觀程子傳曰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一統志

云南譙古地名春秋時為吳楚之交戰國屬

楚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復屬九江

郡三國為魏地晉屬淮南郡東晉於此僞置南譙郡

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譙州北齊徙南譙州於新昌郡

又改北譙州為臨滁郡隋初罷新昌郡改南譙州為

滁州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

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為永陽郡乾元初復為滁州

五代時揚吳南唐有其地後入於周宋屬淮南東路

元初為滁州路後復為州隸揚州路焉本朝以清流

全椒來安三縣併入州隸鳳陽府尋復置全椒來安

為屬縣直隸京師武帳岡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臺城內宋文帝閱武處文帝嘗以開酒禁宴於此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乃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務節儉

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

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敦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質

寶

燉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乙宋元嘉二十二年

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西魏太平真君六年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

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類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覽

測景樞要曰日光日景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或作影非新率

率與律通

率更令官名注

聲之管也質實

見元嘉十五年

書法

日食書朔記歷未有書朔者此其書朔何始
正朔也於是何承天以前歷合朔月食不在

朔望更撰新歷皆取羸縮定其小餘以正之詔以
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目書歷之變十有九其

書朔者一而已詳
漢武帝太初二年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畧關河
故以駿鎮襄陽
質實
雍州刺史注見齊和帝中興
元年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
二年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發明

魏之興也崛起北朝而行事多合于古先聖
王經國之要至以經義決疑獄雖南朝不及

也好尚如此故書之以著其
美治天下者其知所取法哉

夏四月魏伐鄯善質實

鄯善西域國名注見
漢武帝元鼎三年

北涼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
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
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
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

秋七月宋討羣蠻平之考異

討當
作擊

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
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羣
蠻獲十萬餘口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一統志云隨郡本春秋時隨國楚為隨
縣秦漢皆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西魏
置并州後改為隨州隋初郡廢後又置漢東郡治隨

縣唐初復為隨州以安貴平林順義三縣省入天寶初復改為漢東郡乾元初復為隨州宋初置崇義軍後又改為崇信軍紹興初復為隨州復因兵亂徙治無常元初治黃仙洞隸德安府焉本朝初廢州為縣後復置州以縣省入改屬德安府柳元景河東解人

鄆善降魏西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各就畜牧以餌質實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伐吐谷渾慕容利延走據于闐

魏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容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集覽

于闐注見漢武

帝元狩元年

質實寧頭城未詳處所

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衆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蓋吳姓名集覽蓋公蓋反質實盧水胡注見晉武帝元百官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鄜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天台未詳處所若指為郡名乃唐時所置若指為縣名乃五代梁所置皆非此時所稱也或疑是山名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唐九成宮之西未知孰是明者察焉并秦雍三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雍注見唐玄宗開

元十一
年京兆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
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質實青徐二州名
青注見漢桓
帝永康元年徐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
負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
賊獲罪彭城王義康解救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
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
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
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

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
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弑宋
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
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
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
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
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
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
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
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取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
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
隊在臺許為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識於
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
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湛之曄等投命奮
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
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

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
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
命有司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
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
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
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
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
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
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
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
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
不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
翠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
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宏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
才以狗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
集覽 非道晏駕死
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非其命也丈

人易師貞丈人注馬云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
度長於人風俗通曰師貞丈人非徒取尊老亦須往
行先人也嵇生琴魏元帝時鍾會譜嵇康於司馬昭
昭遂害之將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
絕矣按紫霞洞譜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
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
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
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盧氏雜說云韓臯謂嵇康
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凌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
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
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慢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
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
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無韻會
載琴曲廣陵散在寒字韻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
豐等謀以夏侯玄輔政而誅司馬師謀泄質實
下玄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魯國注見

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南海從容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奕葉猶言奕世注
見唐高宗開耀元年檄文注見楚義帝元年臧質東
莞莒人熹之子誅君側之惡左傳文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三年嵇生琴嵇康其先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
徙譙家于銍之嵇山因命氏焉康遠邁不羣與魏宗
室婚拜中散大夫不就康嘗彈琴咏詩以自足後以
譖被害夏侯色夏侯玄沛國人悼侯尚之子魏齊王
時累遷中護軍後為征西將軍與曹爽共興駱谷之
役時人譏之及爽被誅召為大鴻臚因李豐張緝謀
以玄輔政欲誅司馬師事泄與豐等被殺
皆夷三族宏仁劉湛表字蔚宗范曄表字

發明

曄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怵然綱目止書
曄而不及餘人何也熙先小人仕不得志故

為非望僥倖之圖初無足道曄身居要職受知世
主乃惑於邪說躬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

而畧其餘耳其書爵者非貴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徇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

宋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

集覽

絕屬籍不得為宗室親屬

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名籍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書武帝太康六年尺布斗粟

質實

安成郡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書法

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譏辭雖賜扶令育死不書蓋亮宋也至是則書

廢書徙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熙先牋義康陳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絕屬籍甚矣况終殺之乎故其殺之也書殺其弟而斥宋主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
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集覽

二郊注見後漢主
建興十五年南北

郊登歌顏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登歌歌
所以詠德或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
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周禮鼓制圖云太師登歌
令奏擊拊鄭玄云拊形如鼓以葦為之著之以糠也

書法

書始何緩辭也宋氏有國幾三十年於是始
能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故書譏之凡宗廟

書始皆譏慢也惟北漢初
立七廟非譏辭丁巳年

丙宋元嘉二十三年
戊魏太平真君七年

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

考異

討當
作擊

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繼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

集覽

尼不能掉左傳尼大

不掉注掉搖也掉徒弔反

質實

一統志云東雍州本春秋時晉故絳與新田之都戰國時屬魏漢為

河東郡臨汾縣地魏屬平陽郡後魏置平正郡兼置東雍州治柘壁後周改為絳州徙治玉壁隋初郡廢

徙州治東雍州城後改絳郡治正平縣唐復為絳州
宋仍舊金置絳陽軍節度後陞為平安府元復為絳
州焉本朝因之以正平縣省入改屬平陽府長安縣
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渭北渭水之北注見漢高帝五
年渭南渭水之南注同上年北山注見漢文帝三年
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雍梁二州名雍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梁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書法

書討而援
罪援者也

發明

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反曰討其
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

一也烏有遣兵助反虜而可威敵服人者
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邪吁

宋伐林邑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
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
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集
之進國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覽林邑注見漢後質實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
王建興四年
王十七年宛區
粟城未詳處所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信道士趙謙
之以黜沙門復
因佛寺有兵器
詔無少長悉誅
之素無明禁一
旦盡行殲除可
謂不教而殺亦
慘甚矣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
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
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
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
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
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

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
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
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
像蕃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自今以後
有事蕃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
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
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

集覽

窟室婦女穴地為室以
匿婦女又窟室注見漢

後主延熙十二年後漢荒君東漢明帝也迷禮曰荒
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
得其書及沙門以還九服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
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
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
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邊四千五百里四守者距一
萬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司馬以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案九畿之與九服名雖異而

制則同征鎮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或曰太
守守土而已征鎮者主征伐鎮面相也
質實沙門

注見漢明帝
永平八年

書法

誅者何罪辭也罪者長安佛者耳境內沙門
豈皆有是罪乎從佛教滅人倫以為四民之

蠹其為罪也大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
是年齊辛酉年佛教書廢三
是年陳甲午年周廢

佛道教唐會昌五年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然皆不數年而復魏七年周六年唐不一年雖至

沙汰僧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

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嘆哉

發明

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
敢訾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

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
毀佛之報抑不知梁王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

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繫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脩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棄聖訓而從佛教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體游手游食以耗蠹平民至於藏姦蓄穢淫汙雜揉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夫豈過哉後之欲敬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丘濬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者亦當憐之故民有悖于教違于禮犯於法者必先原其心察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違之悖之然後罪之誅之彼固甘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為之而又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然

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況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邨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

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犀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

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集覽

具區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大澤曰藪具區在吳

南禹貢震澤底定蔡氏傳曰震澤太湖也即禮所謂

具區在吳都西南五十里吳都今蘇州吳縣也索隱

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呼韓入漢呼

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

稽侯徭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

殊禮又光武建武中八部大人共立日逐王比為呼

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館郎饋餼周禮市有館館

有積以待朝聘之客郎諸侯來朝所舍也饋餉也饋

客芻米曰餼衛霍青霍去病漢武帝時擊匈奴大

峴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登陴注見梁武帝天監三

年纂偶纂集而此偶耦牛說文耦廣五寸為伐二伐

為耦前漢志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耦注併兩耜而

耕也弓斡弓與斡也斡箭斡也字與哥竿通斡音桿

質實

一統志云其區即太湖在常州府城東南一百里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禹貢謂之震澤爾

雅謂之具區周迴三萬六千頃亦名五湖也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泗注見秦始皇二十

八年曹孫謂曹操孫權也斤

候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發明

自南北分統彼此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

潛師入境果何為哉

書入書侵蓋陋之也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魏金城遼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回會敕文擊固斬之餘眾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至會棄城走敕文先

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
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
宣告降者赦之會集覽休屠王此言休官屠各按即
衆遂潰追討平之
休屠王之遺種也正誤休官屠各今按休官屠各二
休音朽屠直於反部落也休官諸蕃部落之名
晉孝武帝時休官權千成據天水顯親縣自稱秦州
牧晉時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屠各最豪貴統理
諸種休如質實金城郡名注見漢光武帝元狩二年天
字屠音除水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前
縣名漢初所置屬隴西郡晉天水郡治此隋因之唐
廢故址在鞏昌府秦州境泰益二州名秦注見漢光
武建武元年益注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

宋師克林邑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
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
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
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
勝計慤一無所取還
集覽衣櫛蕭然蕭然謂蕭條寂
家之日衣櫛蕭然
蓋亦全無
質實象浦未詳處所獅子物理論獅子狻
行索矣
狻也一名白澤一名虺形似虎正黃
色有髯形尾端茸毛大如斗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弭
目跪足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食虎豹外國所產毛
群之長也西國能馴
養獅子因以名國

夏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
質實司幽定冀四州
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名司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幽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定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河

即黃河注見五代
漢隱帝乾祐三年

宋築北隄立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質實
注見梁

武帝太清二年華林

園注見元嘉元年

書法

書重民力也終綱目書作隄四立湖一起山
二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漢明年永

平十
二年

○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
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

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僉荒遇之雖復
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
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
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
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以僉荒賜隔況日磾蕃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集覽

仕張氏張氏注見元嘉十六年僉荒僉仕行反
顏師古曰吳人罵楚人曰僉晉陽秋云吳人謂

中州人曰僉蕭望之曰塞外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也金日磾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
狩二年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拜為馬監遷侍中駙
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奚切此輩人
言今無此
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關
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杜

等好人

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關

坦杜陵人預之後王謝謂王導謝安也金日磾張掖
人休屠王子漢建武初沒入官武帝奇其狀貌拜為

侍中賜姓金氏嘗欲納其女於後宮日磾不肯後為車騎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政著忠勲之績封侯

侯卒諡曰敬

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人劉超反俟

又斬之考異

討當作擊

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放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

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人
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
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
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率帳下
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
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
傷千數遂平之魏主質實一統志云高涼古邑名春
復徵侯為外都大官秋時晉侯治兵于稷即此
漢為河東郡聞喜縣地後魏置高涼縣屬龍門郡後
周移縣治玉壁縣北齊置勳州隋屬絳州遷治於汾
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屬河中府
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隸平陽府

書法

書又斬之
重嘉侯也

吐谷渾復還故土

丁宋元嘉二十四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

魏太平真君八年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庠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曰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賜死質實左道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

書法

魏殺赫連定書故夏主牧犍故涼王也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

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宋鑄大錢

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有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恭議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泰廢貝行錢漢人貨志大貝牝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凡五種質實四銖錢注見漢文帝六年

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

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質實

胡藩豫章人

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氏皆應之質實

葭蘆城名注見元嘉二十一年

戊宗元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人擊文德文德敗走漢子魏太平真君九年

中宋免其官削爵土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魏山東饑

罷塞園役者質實

一統志云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齊琅邪東

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

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
臣無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署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
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至本朝置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
萊州六
○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

炳之性彊急輕淺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質實何
欲不問僕射何尚之極陳其短乃免其官
之廬江
潛人

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無水
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質實
注見漢光

武建武二十四年王玄謨太原祁人
之子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宋罷大錢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
公私不以為便罷之

秋悅般國遣使如魏

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質實
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
中外戒嚴
國名注見漢宣帝神爵二年悅般西域國名注
見元嘉十二帝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魏擊焉耆龜茲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質實
焉耆西域國名注見

元嘉十二年龜茲西域國名
○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還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已宋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丑魏太平真君十年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

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畧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
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
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王
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
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
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集覽 有封狼
令我遂起北伐之意也須通作胥狼居胥匈奴中山
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
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檢王岱宗檢
王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岱宗注見漢章帝元

和二年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也正誤願上封禪書今按此欲效司馬相如事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

言封

質實

中原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袁淑陽夏人豹之子江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襄陽湘州注同上興平元年襄陽縣名注見明帝泰始元年王玄謨太原祁人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畧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

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
堅超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夜處羅益懼
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
會於廣澤弼見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
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質實
畧陽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
穹隆嶺未詳處所

冬宋雍州蠻反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
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
營於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
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
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
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質實
沔北沔水之北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宗慤南陽人鼓譟號調也又曰誼呼也

庚宋元嘉二十七年魏
寅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平

之考異

此誤書討當作擊據後書魏擊焉耆龜茲伐柔然不書討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幸諸
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
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
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
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
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實

沈慶之吳興武康人

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
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

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並棄城走是時豫
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
戰士不滿千集覽曰偵候偵通作通丑正反探伺也又
人魏主圍之集覽曰遊偵左傳謂之謀今謂之細作
候邏也南頓注見漢光武建武
十九年懸瓠縣名屬汝南郡
質實懸瓠城名注見
九年豫州注同上年南平郡
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三月宋減百官俸

以軍興減內外
官俸三分之一

夏四月魏師還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
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

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
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
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
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武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
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
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
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
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
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
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
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司馬
劉康祖共救懸瓠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
等擊斬乞地真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
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
使人誘之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
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我今至

此所得孰與彼多彼又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
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彼豈能獨
立耶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以彼無足故不先討
耳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前使
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
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嘗欲與我一交戰我亦
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畫則遣騎圍遠夜則
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
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
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非天資我邪
集覽
以汲負護也半門曰戶引水於井曰汲謂汲水者背
負其戶以禦流矢衝車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樓堞
城上之樓櫓女垣也垣以白堊之故曰粉堞肉薄注
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生口生獲之人也馮弘北燕
王姓名翳行翳隱
質實
短兵相接注見漢高帝五年
也謂隱蔽而行也
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

十八年任城國名注見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
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畧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浩常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䟽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

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

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邇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豐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心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

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也自浩已誅軍國諫議

集覽

反都標姓名郝音丑譏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融鄭玄鄭興賈逵三國魏王肅無咍類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餘豐猶言別罪也豐許慎反質實

馬鄭王賈馬融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受學摯恂博通經籍漢永初間拜為校書郎以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得調後為河間王廐長史召拜郎中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所著述甚富鄭玄北海高密人漢桓帝時入關從馬融受學後歸

鄉里學徒相隨者數千人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過黃
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入縣境袁紹帥冀州
大會賓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隨方辨對咸出問
表莫不嘆服鄭興開封人學公羊春秋兼通左氏學
者遠近師之嘗與劉歆條列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
漢建武中徵為大中大夫賈逵平陵人父徽受左氏
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逵悉傳其業尤個儻
有大節漢明帝時拜為侍中至和帝時內備帷幄無
領祕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學者宗之稱為通儒王肅東海郟人少聰慧性善賈
馬之學魏明帝時拜為散騎常侍遷太常卿累官至
光祿勳嘗訂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
駁朝廷典制郊祀宗朝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及作周
易毛詩禮記春秋等傳國語爾雅太玄等注崔鑠博
陵武平人悼之子洪六世孫東宮釋名云太子曰東
宮文選云正體育德於少陽注謂太子繼天子之體

育德東宮少陽者東方也又震為長子蓋東屬震故立宮于東方曰東宮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李孝伯趙郡平棘人曾之子

發明

周官司寇八議有議故議賢議功議貴之典崔浩自其父宏仕魏實為世臣浩歷事三朝

身為上公才畧獨優運籌制勝屢有成績自八議言之浩居其四而乃一觸忌諱遽赤其族凶暴之國尚可立其朝哉拓跋能用賢人而性暴戾觸之則不可解故其所為如此書殺司徒崔浩夷其族蓋甚之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碣磈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
玄謨等並勸之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
年宋主曰北方苦於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向義
之心不可沮也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
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恐重辱王師宋主
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敵所恃惟馬今夏
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易拔克
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
守相接敵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
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
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
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從
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
我邊民又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
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何如

哉七月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
督於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鑠東
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
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
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
三五民丁倩使覲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
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
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
馬申元吉趣礪礪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
慶之留守礪礪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
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
兵出弘農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
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
趙難納之季民誘說士民應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
熊耳山出元景繼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
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判豫

刺史魯爽僕蘭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
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
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未著羊皮袴何用
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
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
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
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徹屋
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
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衆八
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
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
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
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
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甚衆况今

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
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
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
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
虜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
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絃百萬豈玄
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
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
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
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閭
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
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磔申坦垣
集覽 碣磔注見晉
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九年滑臺注同上年館穀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自力而來用力勉強曰力漢書申公曰顏力行何如
耳駿鑠武陵王名駿南平王名鑠沂隴沂水隴山相
連皆在扶風沂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
帝普通五年盧氏縣名屬弘農郡按弘農唐改虢州
今改嵩州熊耳山索隱曰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
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盧氏南五十里汝南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上蔡注見秦二世二年長社注
見漢光武建武八年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用
其來赴者之長帥佛狸魏太武小字復作朱脩之滑
臺先是到彥之北侵自河南回留脩之守滑臺明年
魏將安頡攻破之因修之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節
下稱蕭斌也謂節制之下猶言麾下閣下也漢高帝
曰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所以為我禽也今沈慶賢實寧朔將軍未詳其義按
之以喻蕭斌不用其言賢實事物紀原云宋真宗祥

符四年九月宣示咸平中朕因揀閱諸州招到兵士
為有人材堪充馬軍者置寧朔指揮此云寧朔將軍
疑亦此義也虎牢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洛陽
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許洛二州名許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許昌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濟青二州名濟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
高平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贊谷未詳處所盧氏
縣名注見元嘉十二年莘一統志云熊耳山在河南
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山連永寧界兩峯相並如熊
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又宜陽縣亦有熊耳山史
記漢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是也又
陝州東熊耳山乃達摩墓處其塔尚存魯奭郢人軌
之子河洛二水名河即黃河水自西安府潼關界流
入河南府閩鄉縣境經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
津鞏縣入開封府界洛注見漢高后三年廣固城名
注見晉穆帝永和七年清口清河之口注見元嘉七

年歷城縣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五年歷下

書法

前再書宋伐魏矣此書大舉而止曰侵何忿兵也蓋自宋討楊難當而魏救之魏討蓋吳

而宋援之於是魏再侵宋今之此舉則亦交侵而已矣故其後魏復取礪礪不繫之宋不與此舉之為克復也

發明

宋有援蓋吳之事魏人不能問罪至是年四月分注於魏師還之下備載魏主遺宋主書

首責及此則是其曲蓋在宋也然魏兵既退宋人盡知自反今乃不然反大起軍旅以伐之果何義哉是時魏復與宋書且有彼此和好日久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之語而在宋則初無詞可執也夫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宋之此舉名義既已索然烏在其能成功然則將遂反旆旋旅置之不問可乎曰

此在晉則可言克復爾今宋非其故土固當養威俟時胡可輕舉妄動以自詒伊戚哉是以綱目既書大舉而復書侵以陋之至魏則書救以見其為應兵此蓋輕重之權衡也烏有堂堂大舉而僅能侵人之國者哉噫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質實
馬頭山名按一統志有二處一在應天府六合縣東北三十五里山勢雄秀絕頂一石高丈餘中一穴水清而不竭世傳有龍居焉一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俗傳有龍經過又石上有人馬足跡未

知孰是明者察焉鍾離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六年
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鄒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鄒嶧魯郡注
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兗州秦始皇石刻即秦碑在濟
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秦觀峯東南刻秦始皇封
泰山制丞相李斯所篆又南有磨崖碑唐玄宗御製
泰山銘秦漢以來碑刻不可勝計剥落者
多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少牢

書法

漢章祠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嘉專也魏主
方事干戈而知崇先聖特為此行綱目書曰

進至且以以太牢書同於高帝宜矣終綱目書祠
孔子五書謁孔子祠一詳漢高帝十二年而魏書

祠孔子者再是年乙亥年一書
進至一書如皆予其專之辭也

發明

拓跋之興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典午氏
中原正統請修孔子廟乃寢而不報綱目皆

明書于冊以見其立心
行政美惡之不同也

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

據潼關而還考異

雍上漏宋字

考證

○當加宋字於雍州之上
謹按凡例曰凡無統

畧如春秋書他國事事各
冠以國號不連書後倣此

宋畧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難
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
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
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祖陝城險固攻之不
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陝安都
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哭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
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
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

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敵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敵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集覽仁聲先路言當修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仁政以為前導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離騷經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質實

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一統志云清水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源出
嶠山流入於洛兜鍪事物紀原云兜鍪胄也黃帝內
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身也淮南子紀論訓
白有鍪頭而縷領以王天下者矣許慎注曰蓋三皇
所以鍪頭者兜鍪鍪帽也則是黃帝之制胄亦以古鍪
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為首鎡之名函谷關注見
陳文帝天嘉六年螽
起注見秦二世二年

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身也淮南子紀論訓
白有鍪頭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許慎注曰蓋三皇
所以鍪頭者兜鍪也則是黃帝之制胄亦以古鍪
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為首鎡之名函谷關注見

陳文帝天嘉六年
起注見秦二世二年

發明

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衆望風退走
柳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

發明王玄謨首建北伐之
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
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

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集覽流血沒踝蹀蹀戶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內外蹀躞言流血如此深也

質實

項城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尉武疑是縣名未詳處所

釋名曰日出申曰晡卑林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

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索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整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敵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敵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

集覽

蕭城地理

冀盪定有期君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志沛郡有蕭縣括地志云徐州縣也古蕭叔國城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廋城注見元嘉七年鬱州在東海中周數百里宋明帝泰始二年青冀二州僑治於此累石為城闕局闕謂城寨門也局涓瑩反外聞之闕也道民武陵王駿自稱其小字貂裘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貂狐爪步山名在今真州西南六十

里屬六合縣南濱大江沿滁河入六合縣三十里宋
藝祖以舟師伐李璟於瓜步振旅凱旋因名曰回軍
渡相去步武步布武跡也言至近也記曲禮堂上接
武堂下布武錢氏曰每移足半蹕之中人之迹尺二
寸質實一統志云蕭城即蕭子國城在徐州蕭縣治北城臨古汴本宋邑春秋時封子姓別為附庸左傳謂宋群公子奔蕭是也鬱洲山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郁洲橐駝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瓜步山名在揚州府儀真縣西四十七里魏太武帝南伐起行宮於此處諸軍同日皆臨江即此山有盤道及太武所鑿井劉宋鮑照文云瓜步山因迴為高據絕作雄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

宋取陰平平武郡

宋主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
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

啖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

集覽

陰平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平武唐志為

文德從祖兄頭戎葭蘆

平武隋志為武平晉立武平縣屬陰平郡後魏置江

油郡西魏改龍州隋煬帝廢為武平郡唐復為龍州

今屬利州西路啖提氏氏之號曰啖質實一統志云

提也氏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氏符啖質實平武古地

名周秦時為氏羌地漢為陰平道屬廣漢郡北部都

尉治此永平後置陰平郡蜀漢以陰平屬益州晉有

陰平平廣二縣屬陰平郡宋改為平武郡梁時為楊

傑李龍遷所據後魏得其地置江油郡治江油縣西

魏兼置龍州後周仍舊隋罷郡存州大業初廢州為

平武郡義寧初改為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

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領江油清川二縣至

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政和中改政州

紹興初復為龍州寶祐中徙治雍村元又徙治武都

後為龍州宣慰司至本朝改為龍州宣撫司隸四川

道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

嚴守江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
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
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
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
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
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
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
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
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
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敵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敵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敵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敵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敵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

由是盱眙得益完守脩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
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
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
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
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
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
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
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集覽**纂嚴纂集兵嚴
曰檀道濟若在豈使敵馬至此**集覽**也猶曰戒嚴止
可容見力見形旬反謂見**質實**廣陵郡名注見漢武
在城中所有之兵力也帝元朔五年橫江注
見漢獻帝興平元年一統志云東山前浦東山在鳳
陽府盱眙縣治東山有石洞左曰靈闕右曰劍壁洞
中曲折相通宛若仙界南山十景此居其首山上有
北望亭前浦疑即洪澤赤欄二浦洪澤在盱眙縣北

三十里舊名破釜澗隋煬帝幸江都經此時亢旱至
則遇雨下水泛遂更今名赤欄在盱眙縣城南舊於
浦上作赤欄橋因名二浦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
焉肉薄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昆陽縣名注見漢
帝立更始元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四年于
湖縣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蔡州注見梁武帝太
清二年采石山名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
昔人於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唐李白嘗乘
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即此
處暨陽古鄉名本秦漢毘陵縣地屬會稽郡晉初析
置暨陽縣屬毘陵郡梁始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初
郡廢以縣屬常州又以利城梁豐二縣省入唐初於
縣置暨州復析置暨陽利城二縣尋廢暨州及省二
縣入江陰縣屬常州五代時南唐置江陰軍領江陰
縣宋或為軍或為縣元初仍為軍後陞為江陰路後
又降為州至本朝初改連洋州尋復為江陰州後又

為縣屬常州府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倉城未詳處所

發明

宋主北伐之舉初意云何今乃恐懼至此魏相有言爭恨小故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者謂之貪兵貪者破其宋主之謂乎書宋人戒嚴守江可愧甚矣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饌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群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南北異勢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阬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

太子與江徐不平
魏亦竟不成婚

集覽

好援並去聲好契愛
之義援相救助也

質實

江徐

謂江湛徐
湛之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